第二十三章

新海市某个居民区里，在远处城市灯光的照耀下，一条黑色的烟雾升了起来。

林觉民驾车行驶在前往刘沐童家的公路上，背后传来了消防车的鸣笛，他向路边行驶，给消防车让出通路。十多分钟后，他来到刘沐童家的小区，只看到黑压压的人群，还有一辆消防车。

林觉民心里暗道不好，抬头看去，着火的房子是刘沐童家。他拿出警官证，走上前，和一个消防员交谈起来。

火势很快被控制了，林觉民得以进入现场，可是整个房间已经烧得漆黑，刘千水说的所有得证据都化为灰烬。

这么快？这帮人下手真狠，幸好刘千水的女儿已经在警方的保护下了。林觉民心里想着，开车离开，回到家里。

范宇已经睡下，林觉民一个人站在客厅的窗前，看着即将陷入沉睡的城市，思考着下一步的方向。

目前的线索来看，章鑫的一五四吧是由秦彦辉的盛世投资公司投资，并且这个秦彦辉不是善茬，不仅贩毒，甚至可能涉嫌杀人。而周归璨的父亲，很大可能是查到了秦彦辉的犯罪证据而被灭口，现在证据没了，只能传唤章鑫过来了，而秦彦辉，作为新海市一个白手起家的富豪，在人们心中地位不低，贸然传唤，如果没有证据，必然会影响警局的名声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那么他们和莫小沫的父亲——莫战伟有什么关系？

莫战伟的父亲所在的公司是一个建筑公司，难道这个公司跟盛世投资也有关系？他拿出手机，给晚上市局刚给他配的下属陈兴打了电话。

“林警官，有工作了吗？”电话那边的声音带着些许疲惫。

“帮我查一下这个新城建筑公司，看跟盛世投资公司有没有关系。”林觉民吩咐道，“辛苦了。”

挂了电话，他坐在沙发上，将手机扔在茶几上，一瞬间整个人陷入了黑暗，那个女孩的身影一下载涌了出来，填满他的大脑。

他手伸向手机，仿佛不受控制的打开短信，编辑了一条信息发送了出去。

“林同学，不要忘了明天的约定哦。”

许久，那边没有回应，他搓了搓脸，无力地靠倒在沙发上。

早上六点，他猛然从梦中醒来。

林觉民走向卫生间，洗了个澡，花了点时间将胡子刮干净，将头发打理得一丝不苟。

然后他就开始在客厅中间散起了步，约定的时间是上午十点，他驾车去接林安瑭。范宇在端着一碗炒饭，坐在门口的沙发边上吃着。

“这么久了，没听说章鑫有什么动静，我想走了。”

“去哪里？”林觉民心不在焉的回答。

“不知道，离开新海吧，回老家也行。”

“可是，案子还没结束，章鑫还逍遥法外。”

范宇低着头不再说话。

林觉民手里转着手机，对着电视漆黑的屏幕，说，“明天我就带人抓捕章鑫，现在案件已经没有谜团，只是没有证据，只要章鑫到了警局，有办法让他开口。”

范宇暗自摇了摇头，心里想法却没有表述出来，章鑫那样的人，一般警察还真的抓不住。

很快，时针逼近刻度十，林觉民拿起车钥匙，向那个他很熟悉的小区驶去。

在经过吴家乐的家门口时，他下意识向里望了望，并没有他预想的画面后，他暗自松了口气，并自嘲地笑笑。

“林同学，我到楼下了，你下来吧。”

不久，一个俏丽的身影走了下来，少女将头发随意地绑成双马尾，上身穿着黑色的外套，下身穿着红色格子的百褶裙。外套的帽子戴在头上，露出一张不着妆容的脸。

一瞬间，林觉民的疲惫一扫而光，他只想一直站在那里看着她，不去想除此之外的任何事。少女走了下来，拉了一下他的衣角，自顾自走向他的车。

两个人在车上都一语不发，气氛显得有点尴尬。

“林警官，你最近怎么样？”

带有侵略性却很可爱的声音，是她，令我念念不忘的林安瑭。林觉民心里想着，嘴上挂着苦笑，“案子基本明了，我已经疲于参与了，我准备辞职了。”

林安瑭原本看向前方的目光收了回来，看向了身边的警官，眉头轻轻皱了起来。

“我不希望是因为我的原因。”

“没有，只是累了，好像一瞬间对所有事情都失去了兴趣。”林觉民头微微转向少女，“范宇也要离开了，我们哥俩可以合伙做点生意。”

他看到少女低下了头，十多秒后，他看到她转过头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林觉民的目光很快被窗外的东西吸引住了，他脸色大变，看得林安瑭一脸疑惑，只是一瞬间，他拼命打着方向盘。

林安瑭只感觉到一阵巨大的冲力推着自己的身体，接着便是天旋地转。很快，林觉民醒了过来，实际上他只是昏迷了几十秒钟而已。

他睁开眼睛，眼角有一道红色的痕迹挡着视线，安全带还系在自己的身上，安全气囊已经打开，此时已经泄了气。身边全是玻璃的碎渣。他向副驾驶看去，林安瑭已经昏了过去。

他努力打起精神，松开自己的安全带，忍着头晕目眩，爬出车外，将副驾驶的少女拖了出来。

林安瑭脸上带着丝丝血迹，但似乎不是她的，而是林觉民被玻璃划破的胳膊迸溅上去的。他呆呆地看着她，想起了初次见到她。

在那个警局的审讯室，她也是这样，婉约恬静的脸上带着丝丝血迹，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赋予她独特的气质，正如她甜美的声音，却带着丝丝的侵略性。他一瞬间明白了自己喜欢这个女孩身上的什么了。

他抱起了林安瑭，拿出已经碎了屏幕的手机，拨通了急救电话。

在等待急救的过程中，他将手按向少女的脉搏，强壮有力的心跳令他稍稍安心。他开始审视四周。自己的车已经颠倒过来，靠在路边的马路牙子上，后面则是一个黑色的桑塔纳，可以看出正是那辆车追尾了自己。

桑塔纳的车头损毁严重，司机看起来凶多吉少。

在他将怀里的少女抱上救护车后，便再也无法抗衡大脑的眩晕，躺在她的身边，轻轻握住了她的手，闭上了眼睛。

他不知道行驶了多久，突然感到手心里那个温暖的小手动了动，他赶紧睁开眼睛，看着林安瑭。

少女的眼睛紧闭着，却流出了两道泪水，口里还在小声说着什么。他将耳朵凑了过去，只听到她说了三个字。

那是他的名字。

林觉民并没有受太重的伤，只是有些脑震荡，而林安瑭，则严重得多，右侧肋骨断了两根，右腿大腿骨折。

急救室外，林觉民紧紧握着手机，眼睛一直盯着房门。在急救的过程中，莫小沫，周归璨，陈冰若，胡小雯等几个人也过来了。

林安瑭陷入了梦境，却没有一个完整的梦境。一会是自己去世多年的哥哥，一会是最近陪伴在自己身边的林觉民，一会变成了莫小沫那张满带泪水的脸庞。

一个黑衣男人出现了，他举起枪，射中了林觉民的头，一个巨大的伤口将带着生命热度的鲜血吐出。她猛然惊醒，映入眼帘的是那张熟悉的脸，脸上带着焦急，他的身后则是自己那些熟悉的朋友们。

林觉民轻轻抱住了她，泪水滴落在她的肩膀上，她放松了身体，感觉到丝丝轻松。

“饿吗？我去给你买吃的？”林觉民问道。

林安瑭只是点了点头，林觉民已经走了出去。

“小瑭，你感觉怎么样了？”朋友们都围了上来，担忧地问道。

林觉民走出医院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，手机却突然响了。

“我在你七点钟方向的小园子里。”范宇说完挂断了电话。

林觉民四下一看，并没有看到人，便匆匆钻进了小园子。

“你怎么来了？你出来很危险的。”林觉民压低声音责备道。

“危险？”范宇看着他冷笑道，“现在你也危险了。”

林觉民心里隐约也知道一点端倪，他没有说话。

“你以为今天的车祸是意外吗？你想想，昨天你刚见了刘千水，他的房子就被烧了，今天你就出了车祸。”范宇低声说，“他们开始毁灭证据了，那个女孩，你可不要让她受伤害。”

“明天，我就向上面报告，批捕章鑫。”林觉民说道，“只要抓住了他，你也安全了。”

“没那么简单。”范宇将手放在林觉民的肩膀上，“我估计你们警方都见不到他。”

“我先回去了，我建议你不要着急，还得搜集证据，一下把他治死了。”范宇带上口罩和帽子，身影消失在园子尽头。

很晚了，来看望的人都走了，只剩下林觉民和林安瑭的母亲白慕晴。此时白慕晴只是将全身的注意力放在了自己女儿的身上，并没有注意到身边这个不同寻常的警察。

此时的林觉民心情复杂之极，一方面是难受，毕竟林安瑭受了重伤，另一方面却有一丝丝的高兴，因为几天后，林安瑭必然是不能出国了。

人都走了之后，白慕晴慢慢注意到了还逗留在这里的林觉民。在林安瑭睡着以后，白慕晴站了起来，看了一眼林觉民，自顾自向门外走去。

林觉民赶紧跟了上去。

“我记得你。”白慕晴丢了一句话。

“我是小瑭的好朋友。”林觉民许久说了一句。

“我看得出，你们关系不一般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”白慕晴顿了下，“这孩子从小就是个倔脾气，自己决定的是事情，不会轻易改变，之前她还坚决不出国，说是这里有令她挂念的事情，可是前几天却突然要出国了，你。。。”

“我。。。”林觉民嘴巴一下子变得很笨，他狠狠了心，“其实，阿姨，您应该能看出来，我很喜欢她，可是她并不像男女朋友那样喜欢我。她的好朋友喜欢我，她为了避嫌才会决定出国的。”

白慕晴只是看着他，许久，她叹了口气，“我最了解我女儿，如果真的如你所说，她怎么会想着跑那么远？”

白慕晴说完，走进了病房，林觉民愣了半天，品味出她话中的丝丝意味。

这时候，电话响了。

“林警官，我查了，新城建筑公司和盛世投资并没有关系。”陈兴在电话那头说道。

“明面上可能没关系，但背地里就不一定了。”

“不会，我有内部人士，这两个公司，从上到下，从里到外都没有任何交集。”陈兴带着自豪的语气。

“嗯，辛苦了。”

挂了电话的林觉民陷入了疑惑，如果新城建筑和盛世投资没有任何关系，那莫小沫的父亲莫战伟怎么会牵扯到这个事件中呢？林觉民感到一阵头痛，他按了按太阳穴，走进了病房。

离开医院后，周归璨和莫小沫肩并肩走着，周归璨看到身边的女孩脸上带着愁容，不只是心疼林警官的伤还是看到病房里林警官对那个女孩的照顾。

“周同学。”女孩突然叫了他一声。

周归璨慌忙看着女孩，听着她的下一句话。

“我是不是很可恶。”

“不，不，我从没觉得。”周归璨摇头说道，“你也知道的，你在我心里是怎样的。”

“可是我感觉我自己好可恶。”女孩低下头，抽抽嗒嗒地哭了起来。

两个人在沙滩边的长椅上坐下。

“明知道。。觉民哥哥喜欢着。。。小瑭，小瑭。。也喜欢他，可。。可我却逼迫他们。。。分开，我。。我真自私，我知道你的。。。心思，可我又不能。。。”

“感情中无所谓自私不自私的。”周归璨轻声说着，将纸巾递给了莫小沫，“不过。。。”

“什么？”女孩抬起婆娑的泪眼看着他。

周归璨低下头，“我说了，你不要生气。”

女孩低下头，轻轻摇了摇头。

终于，他鼓足了勇气。

“你真的喜欢他吗？我，我的意思是，真的是男女之间的爱情吗？”周归璨语无伦次地说。

女孩抬起头疑惑地看着他。

“你对他到底是依赖，还是爱情呢？”周归璨平静地解释道，“我知道你们认识的过程，我只恨自己没有早点遇到你，保护你。其实，在你心里，我感觉他更多的是一种父亲和兄长的形象吧。你看到他们俩在一块伤心，只是感觉到他的爱不再属于你一个人了。”

莫小沫低下头，许久没有说话。

周归璨咬了咬牙，站了起来，轻轻拉住女孩的双手，对方并没有躲开。他单膝跪下，深吸了口气，对女孩说道，“小沫，我希望你接受我，试一试也行，你大可以不告诉任何人，只是当作一场测试。”

女孩低着头，短发挡着自己的面孔，周归璨并不能看到她的表情，他只感觉到自己胸腔内的心脏在砰砰跳着。

女孩慢慢抬起头，对上了他的目光，平静如水的目光。周归璨看着女孩的脸，不施粉黛的面容看起来有些稚嫩，大眼睛中带着泪水，却波澜不惊，小小的嘴唇紧紧抿着，两道泪痕挂在白皙的脸上。他看得入了迷，却始终不能看出她的内心想法。

莫小沫看着眼前的青年，月光照在他的身上，散发出淡淡的光芒。他的目光极尽诚恳，还带着楚楚可怜。她脑子里满是那个警官的音容笑貌，难道他在自己心中只是父亲和兄长的形象？

她不禁想起她第一次见到林觉民的场景，她犹记得那个高大的警察将她拥入怀里，在父亲如山般的身躯倒下之后，他重新树立起了自己心中希望。她慢慢地喜欢上了他，他站在那里，就好像是安全的代名词，她无时无刻不想抱着他，只是抱着他，就足够她安心。

那个人像山一样安全，却同样如石头一般冷漠，对自己，他总是带着疼爱，而丝毫没有男女之间的想法。周归璨走到了她的生活，就像阳光洒在她的身上，可她却丝毫没有心动，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只会令她愧疚。

周归璨紧紧盯着莫小沫的眼睛，用眼神告诉她，自己也能做她的那座山，同时还有灿烂的阳光。莫小沫终于要开口了，周归璨感觉到嗓子眼因为紧张而发干，一股呕吐感升了起来，她终于要开口了，她要对我进行最后的审判了。

第二十四章